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石頭記 第十七回 味蕪園兩番演說 長髮棧一夕清談

卻說王威兒到底是狼子野心，看見寶玉醉了，便和妻子商量，要結果了寶玉性命。婦人連忙搖手道：「人家才饒過了，你使不饒人家，這個如何使。」王威兒道：「人家才饒過了，你便不饒人家，這個如何使得。」王威兒道：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他此刻雖是答應了不和洋鬼子說出我根底，知道他出去之後又怎麼？並且他此刻認得我的問口了，還怕他要帶了來呢。」婦人聽說，便不言語，誰知寶玉是裝醉的，他們說的話，雖是低聲，卻早聽見了一大半，暗想：這種人真是野性難馴，一轉眼間，便生了個殺人惡念。我幸而是假醉，倘使真醉了，可不不要遭他毒手。想罷故意久伸起來，打了個咳嗽，吐了口痰，說道：「好渴呀！」婦人聽見，忙過來送上一杯茶，寶玉漱了口，王威兒又過來陪小心。寶玉道：「多謝得狠，酒太多了，不覺失禮。我想起還有一件正經事沒有辦，此刻當真要去了。」王威兒還苦苦挽留，寶玉執意要走，遂辭了出來，尋路回去。一路上暗想：王威兒種人真是刁惡奸險，喪良無恥，無一不全，看來那班半匪，個個如此的了。只是那執政之人，怎麼居然會信他，鬧到這步田地，真是令人不解。此刻雖聽說調了兩廣總督李鴻章來京議和，卻又只不見到。這場禍事，正不知何時了。又想起王威兒的女人，實在恥可笑。一路上胡思亂想，回到會館裡，悶悶不樂。到了悶極時，便隨意到外面去閒逛。但是每一出去，便看見那些百姓，奴顏婢膝的跪著迎接洋兵，大有「箠食壺漿以迎王師」之概。遇了洋兵歡喜的時候，便一直過了，不去理會他；碰了他們生氣時，反嫌他跪著路，不是一拳，就是一腳，那被打的倒反笑臉相迎。暗想：「這班賤骨頭，從前不消說的，也是要殺二毛子的拳匪了，攪著實在惱氣。又見各國的旗幟，分插在城頭上面，越是覺得不樂，心中倒甚悔走言一次，尋思不如還是出京的妙。」

回到會館，便叫了張老頭兒來商量。張老頭兒道：「此刻城裡，算是太平了，外面還是兵荒馬亂的。昨天我還聽見說，兩宮要到山西去，路上走得也狠不太平呢。幸得到了懷來縣，那知縣官出來接駕，辦得好差，這才受用了。此刻那縣官憑空的就升了道台，跟著老太後和皇上一同往山西去。人家都替那知縣歡喜，依我看來，倒是不升這個官也罷了，只是現成的知縣沒了。跟了皇上到山西，聽聽是好的，須知跟去的多少王爺、中堂大人們，那裡看得見他？倒是在知縣任上，沒事時候，拿百姓來打兩下屁股，兩片地皮快活。」說的寶玉笑了道：「依你說，此刻是走不得的了。」張老頭兒道：「走是何嘗走不得，不過死怕路上不太平罷了。」焙茗在旁邊用手搔著腦筋道：「你今天早起和我說的，不是說有一個姓有犄角的要來救咱們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什麼姓有犄角的，你又來胡鬧了。」焙茗道：「是他說的，卻又不是姓牛姓羊，他說是說過了，只是我想不起來。」張老頭兒笑道：「是有的！上海此刻開了一個救濟會，捐了錢，僱了輪船，到天津救那一班避難的人，回南邊去。此刻躲在京裡不能去的南邊老爺們，都盼著他呢。但不知他來不來。這個人聽說也是道台，姓陸。」焙茗道：「是不是呢！鹿可是有犄角的，我說我總不會記錯了的。」張老頭兒道：「前回鬧得亂七八糟的，大家都慌了要逃走，老爺那樣從容，已經住到此刻了，何必又急著要走呢？再過些時，等外面都太平了再走不好麼？」寶玉道：「只畏住在這裡悶得慌，外頭去逛逛，又沒有好逛的地，方沒奈何也只得等著罷了。」從此，寶玉只在會館裡住著。又沒有個報紙，外面的消息一點不知，鎮日就如昏昏做夢一般。幸喜他在上海帶來的書不少，每日就只看書遣悶。

真是光陰易過，不覺秋殘冬至。沒有幾時，又是臘盡春回。此時外面已略為不靜，寶玉便料理出都。一路上只愁頹垣斷瓦，人跡荒涼，所過田，多半廢棄。及到了天津，更覺得與來時又是一般光景，不勝嗟歎。到得上海，仍舊住長髮棧。安置行李已畢，即去訪吳伯惠，各道契闊。寶玉又告訴他薛蟠的舉動，大家嗟歎一番。伯惠道：「你來得正好！今日兩點鐘張園議事，我們可以同去看看。」寶玉道：「議什麼事？」伯惠道：「聽說中國和俄羅斯訂了個密約，有弁東三省的意思。大家就議這個事。時候已經差不多了，我們去罷。」

於是，同上馬車，逕奔張園。只見為時尚早，兩人就在老洋房廊下泡茶。坐了有一點多鐘時候，只見議事的人，陸續到了。約莫也有二三十人，聚在一間屋子裡；當中擇著一張大菜桌子，先有一個人站到當中去。寶玉定睛看他時，只見他生得雙眉緊皺，兩目無神，臉上似黑非黑，似青非青，身上說肥不肥，說瘦不瘦，天生成愁眉苦目，又裝出那喪氣垂頭。只聽他說道：「今日難得諸公到此，具見一片熱心。近來聽說政府和俄國訂立密約，這密約不必說總是有關係的了。諸公到此，務望商量一個辦法，怎生阻止得住才好。」說罷，退了幾步。眾人又你推我讓的，讓了半天，才又是一個人站到當中去。這個人卻是生得黃黃的臉兒，年紀不過二十來歲，頭上的頭髮，卻長的很長，就和在熱喪裡似的，站定了說道：「政府和俄國立了密約，這是國家大事。像我這種人，還上來演說嗎？「算什麼呢？不過依我想來，大家同是中國人，凡是中國的事，都與我們有關係的。這回的約，是密約，可見這約內的話，政府是不肯叫我們知道的。但是拳匪之後，慶王和李中堂在京議和，俄國卻要把去年壽山在黑龍江啟的事另外提議，可見這密約是一定關係東三省的了。諸公，去個俄人在黑龍江虐待華人，把數千華人都趕到黑龍江邊，逼著他跳下水去，一時華人死屍塞江而下。諸公莫以為東三省的事，與我無涉呢！我們只管醉生夢死的過去，黑龍江便是楊子江的前車。」說到這裡，有幾個人連連拍手。那人便退下去了。眾人又是你推我讓的一番，是頭回那愁眉苦目的人，站上來說道：「我們今日務要商量一個辦法，或者定幾個電稿，打給政府和各省督撫，竭力阻止。諸公以如何？」說罷，又有幾個人拍手。那人又道：「今日人少，我們約定了後天再大會一次，要行決定辦法罷。」於是眾人紛紛散去，伯惠和寶玉也上車而回。

寶玉又定伯惠，後天再去看看。到了後天再去時，那局面大不同了。移到了大洋房裡面，靠裡當中，拼了兩個方桌子，上面又加上了一個桌子，旁邊投了個簽名處，下一排一排的著百多張椅子。陸續到的人也多了。頭回那個愁眉苦目的人，這回不演說了，只在地下踱來踱去，長吁短嘆，搓手頓足。起先一個人站到方桌子上面，說了一番開會宗旨，以又一個人上去演說。可奈今番人多，聲音漶雜，聽不清楚。這個人說過之後，來的人更多了。

看官，須知這張園是宴游之地，人人可來。所以有許多治游浪子與及馬夫、妓女，都跑了進來，有些人還當是講耶穌呢。笑言雜沓，那裡還聽得出來。只見一個扮外國裝的，忽的一聲，跳上台去，揚著手中的木桿兒，大聲說道：「今日在這裡是議事，不是談笑！奉勸你們靜點，不要估文明會場上，做出那野舉動出來。」說罷，忽的一聲，又跳了下去。寶玉細認這個人時，卻就前回那黃黃臉兒的後生。見了他今天的裝扮，方才知他頭回並非是在熱喪裡，是要留長了短頭髮，好剪那長頭髮的意思。以後又陸續有人上去說，可奈總聽不清楚。寶玉不耐煩，正想走開，忽然聽一陣拍掌之聲，連忙抬頭看時，只見台上站著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。寶玉吃了一驚，暗想：近來居然有這種女子，真是難得。因側著耳朵去聽，只聽他說道：「一個人，生在國裡面，就同頭髮生在頭上一般。一個人要辦起一國的大事來，自然辦不到。就如拿著一根頭髮，要是起一個人來，那裡提起呢？要是整把頭髮拿在手裡，自然就可以把一個人提起來了。所以要辦不來的事！」眾人聽了，一齊拍手。以後人聲更加嘈雜，竟然聽不出了。說了一會下去，忽然又走上一個和尚來。寶玉暗想：這個和尚一定有點妙諦，都在那裡驚奇道怪，甚至有捧腹狂笑的，那裡還聽出一個字來。和尚說完了，合十打了個問訊，便下去了。以後忽然上去一人，吼聲如雷的大喊起來。看他滿臉怒容，一面說一面拍桌子，就和罵人一般。把桌子上的一個茶碗，也拍翻了。幾乎把那桌子拍了下來。旁邊走過兩個人，一人一面把桌子扶住了。他益發拍的利害。這個人的聲音大，應該聽的清楚了，誰知他聲音大時，底下吵的聲音也跟著他大了。仍是聽不出來。這個人喊嚷過了，便有一個人上去，舉起一隻手道：「演說已畢。」於是眾人紛紛散去，也有許多圍在那簽名處的。寶玉和伯惠過去看時，原來他們在那裡糾資做電報費。也有助十元八元的，也有助一二元的。旁邊一個高麗人，也簽了名，助了幾元。因為言語不通，取了紙筆寫道：「見諸公會議，熱心可敬，言語不通，不能侍談，謹助電費」云云。寶玉見了，不勝感歎。忽聽得背後有人說道：「你何不也簽個名呢！」寶玉回頭看時，又見一個人答道：「叫我出兩個錢，倒可以使；簽名，我不乾！」寶玉不覺嗟了一口氣。伯惠對寶玉笑了一笑，相將出了大洋房，上車逕回長髮棧。

時候已經不早，寶玉便留伯惠晚飯，說：「我離了上海若干時候，住在京裡，因為亂事起了，又沒有個報紙，就同聾聵一般。你沒有事，可請在這裡作一夕長談，把別後的事，說點給我聽。」伯惠向與寶玉談得來，就便留下。飯罷，寶玉談起京裡拳匪的事，因說道：「那一班愚民無知。也不必說。麼一班王公大臣，也輕易信了這個。真是出人意外。」伯惠笑道：「莫說京城裡那個頑固蔽塞的地方，上海算是開通的了，去年還有人說端王自有端王經濟呢！」說話之間，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來。

不知想著甚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